

國民期刊匯編 第一輯

主編：楊周

萬象

九月號

• 第四年 • 第三期 •

廣陵書社

萬象

九月號

第四年 第三期

匯刊第四十冊

廣 陵 書 社

賢明主婦高尚家庭一致採用
 變口稱譽



雙愛思 生油

用味以
 香以勝
 可冷蠟
 口林油

本行出品
 雙愛思生
 油以最新
 科學方法
 精製而成
 潔淨衛生
 滋養豐富
 贈送美觀
 為親友最
 大適宜各
 大公司有
 均售

禮和洋行出品



A.B.C.

CONFECTIONERY

TRADE



MARK

REGIST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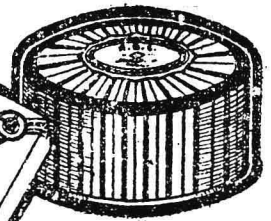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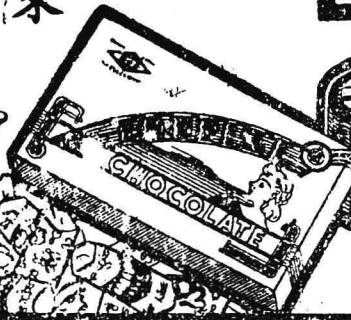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糖果

愛皮西

請吃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高樂牌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煙華公司出品

何以健
腸胃？



唯一之方法

每日飯後飯前服用

「若素」數片

各地藥房均售

素若

萬象讀者
記住：

葡 萄 美 酒

萬象雜誌大糧食神糧
葡美酒具無限健康活力

九月號 第四年·第三期 目錄

萬象新歌集

我為你歌唱
你的眼睛

素人詞
梁樂音曲
素人詞
梁樂音曲

特輯·三十年前上海灘

我與新聞界

三十年前上海的摩登女子

上海行

三十年前之書畫家

民初上海憶語

三十年前之期刊

劇壇懷舊錄

一束陳舊的斷片

天笑 (八)

黎柏岱 (四)

烟橋 (一五)

鄭逸梅 (七)

朱鳳蔚 (三)

秋翁 (七)

周劍雲 (三)

張石川 (一)

學賈 (散文)

小學教師 (小說)

古巴——羅曼司的島國 (海外風光)

荒野 (長篇連載)

若思 (吳)

鄭定文 (吾)

景怡 (毛)

師陀 (宣)

中秋佳節交際禮物
家庭聯歡無上妙品

葡 萄 美 酒

國產酒之傑作

蘭 菊 園 酒

青年男女舉杯歡飲！
甜蜜蜜 · 香噴噴

值得深思的事 (人生修養)

渣滓 (小說)

錫的故事 (科學故事)

三代 (小說)

新錄鬼簿 (新文壇逸話)

夜店 (連龍劇本)

科學的地獄 (體知新語)

名人的最後一句話 (名人語錄)

新幾內亞探險記 (風俗傳奇)

晨 (長篇連載)

青苔 (小說)

詩人的求愛 (隨筆)

灌音小記 (隨筆)

了解女人的藝術 (婦女漫話)

接吻考 (長篇連載)

最後的一葉 (翻譯小說)

杭州灣的怒潮 (自然科學)

編輯室

補關於出售魯迅遺書

白歐戰趣聞

(蘭子) 綠窗絮語
(湘靈) 獵奇趣味
(鄭逸梅) 叢殘偶拾

鄭逸梅

李永運 (一六)

高岑 (一六)

沈翊騞 (一六)

徐翊騞 (一六)

陳時和 (一六)

師陀 (一六)

幽素 (一六)

秋士 (一六)

李信之 (一六)

羅洪 (一六)

狄靜 (一六)

蘭子 (一六)

含涼 (一六)

于聞 (一六)

袁武 (一六)

曉歌 (一六)

鮑莘鋤 (一七)

蘭 菊 園 酒

福利農場榮譽新獻
各大公司酒家均售



我與新聞界

天笑

中國新聞事業，到如今已經進步得多了，然而比了別國，還是落後得多。我想倘然不遇戰爭，中國的新聞事業，定然要愈加前進，現在這幾年來，却是停滯了，甚而至於退化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戰爭停止以後，想起了吾國新聞事業的猛進，令人有忍死須臾，樂觀厥成的感想。然而時不吾待，不知能否如我所期呢？

看到了近代的進步，便想到從前的幼稚。但是一個人誰不是從幼稚生長起來呢？凡百事業皆然，新聞業亦然。不但是中國新聞事業然，各國的新聞事業亦然，誰能一出娘胎，便是一個成人呢？我曾讀過外國人描寫他們初創新聞事業的書，其幼稚，野蠻之處，尤甚於中國。茲不具論，我只談談我服務於吾國新聞界之始。

我的第一次看見報紙，與報紙接觸，恰恰在距今六十年前。世人以六十年為一花甲，人過了六十年，好像已是多餘的了。科舉時代有什麼重游泮水，重宴鹿鳴那種玩意兒，社會方面也有什麼重諧花燭的滑稽舉動。其實分明告訴你，已再世爲人了。所以我的初次看見報紙，整整地已六十年，也算是一個花甲紀念。

那一年，也是甲申年，我方九歲，這正是吾中國和法國在越南打仗的一年呀。我們的家，是在蘇州。雖然在蘇州，而戰爭的氣氛，也時時會捲到蘇州來。那是吾國的劉永福將軍，打了一次勝仗，這個捷報傳到蘇州來，人人鼓舞，連我們小孩子也興高采烈。劉永福將軍是以黑旗爲標幟的，人稱黑旗軍，法人望而生畏。嗣後，屢屢的黑旗軍的捷報，人民對於劉永福，好像天神一般

冊 年 前 上 海 郵

以 來 補 收 到 先 後 爲 次

。當時大家以爲西洋人從此滅絕了，城中有侮辱傳教的西洋人的，因爲當時的人民，看見碧眼黃髮，分不出誰是英美人，誰是法國人。還有奇怪的傳說：劉永福將軍，用了奇計，將火藥裝在夜壺裏，以至炸死了不少的法國人。這是蘇州人的見解，蘇州人小便用夜壺，以爲別處人，別國人，也都是小便用夜壺了。然而此種有趣味的新聞，我們小孩子，聽了都拍手歡呼。

吾父親雖是一個商人，然而他倒留心國事，因此他便去定了一份報紙。這份報紙，便是喚做申報，因爲那時上海華文報紙，只有申報，連新聞報也沒有開辦呢。所以我說我們中國人，具有一種最有長性，而永不變動的國民性。譬如我吧！六十年前是看申報，六十年後，還是看申報。不管它辦得好，辦得壞，總是看申報。好比吸香烟的人一般，吸了那種牌子的香烟，老是吸那種牌子的香烟，縱使那個烟絲已變了質，還是吸那種香烟。

那時申報在蘇州，並沒有分館，我們要定閱申報，是用一種什麼方式呢？這是向信局裏定閱的。這時候，中國並沒有郵政局，却有的是民信局。民信局專給人家寄信，寄貨，却是信用昭著。而且手續簡單，既沒有郵政局那樣的煩瑣，并且一無失錯。蘇滬往來的信局，大概不及一天一夜，便可以送達了。當時既無火車，又無小輪船，若雇民船，蘇滬往來，必須三天。而信局中却自雇脚划船，每天一往一來。脚划船者，其小至多可容兩人，以脚划槳，其捷如飛，故一晝夜可達。上海報紙於每晨出版後，至明日下午，可達蘇州。

民信局中，每日下午，將上海帶來各信，送交各受信人。而凡是商店，字號，以及各公館中，與上海書信頻繁者，到晚間還來收信一次。定閱上海報紙的，便是在每日下午送信的時候，他把報紙送到人家了。因此我們那時，在交通如此不便，也只不過看隔日報。到後來，交通已極便利了，也竟有還看隔日報的，這就可異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蘇州看報時，每在下午三四點鐘，信局裏人把申報送來了。我小時好問，常問家裏人道：「爲什麼叫做申報？」我們顧家一大表姊，長我五六歲，誑我道：「因爲每逢三四點鐘，它送來了。三四點鐘可不是申時嗎？因此叫做申報。」

卅年前上海灘

以 來 舊 收 到 先 後 爲 次

當時我還不能十分瞭解報中文字，父親恆爲之講解給我聽。後來中法之戰和平了，父親有事遠行，我也就停止閱報了。

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已開筆作文，漸漸留心時事，然而無報可閱。偶獲得一紙舊報，如同拱璧，從論說看到告白爲止。有一次，我們同居的鄰家，有一孩子，患有爛喉痧。（按此症不知是猩紅熱，或爲白喉，但當時總稱之曰爛喉痧。）以其能傳染人的緣故，祖母便携我歸寧桃臨吳氏，而我便從表叔吳伊耕先生讀書。（按伊耕先生，即今畫家吳子深之嗣父。）他們家中，每日閱報無間斷，我喜極，每日晚間，必到他們賬房閱報。吾舅祖清卿先生，（按此清卿，非吳窗齋之清卿，乃另一清卿。）頗爲寵我，儘我閱讀。并命我將報上的論說，加以圈點，倘然圈點無訛，加以獎賞，那時我對於讀報的興趣更加油然了。

那時候的報紙，是用有光紙一面印的，也並沒有像現在的有幾欄幾格，通統是長行。鉛粒是用四號字，偶或間以五號字，或二三號字的，然而四號字是本位。不像現在的報紙，以五號字爲本位咧。無論是新聞，無論是論說，都不加以圈點。以爲凡是讀報的人，都是知識階級的人，不必加以圈點，他們自然能讀得下，何必畫蛇添足。那也不獨是報館文章，中國文章，向來如此，以不加圈點爲原則，所謂文不加點呀。

我那時已握管爲八股文，覺得拘頭拘脚，很不自由，因此頗喜此種散文。那報紙上每天一篇論說，大概是議論時事，而且文章也很爲淺顯，我因此得了新知識不少。圈點也大致不差，偶有一二破句，也無足爲異。然到吾伊耕表叔，却不大大以爲然，他嘗說：這種文章油腔滑調，多讀不得，以後鑽進了它的圈套，便成了一種報紙上的濫墨卷。起初我不信此言，後來自己身入了報館以後，方覺得伊耕叔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自此以後，我即不在吳家，也時常購買報紙讀。實在那時的報紙陳舊得很，而我總覺得新鮮。後來在申報之外，又有一新開報，真覺得壁壘一新。新聞報而且有種種花樣，每一份報上，有特別號碼，遷了號碼，可以開彩，頭彩得若干物件，二彩得若干物件。因爲那個時候，上海彩票

冊年前十海

以 來 請 收 到 先 後 爲 次

已逐漸流行，那種彩票，都是舶來品，中國人自己還沒有辦過彩票，這種彩票，上海人概稱之爲呂宋票。又稱之爲白鴿票。

新聞報後來銷數漸多，不能每份填上號碼，成爲彩票式。於是遂有贈送畫報之法，每一份報，附送石印之畫報一頁。畫不必時事，也有人物，山水，花卉之類，用潔白連史紙精印，我當時頗好此。凡是報紙閱後，儘管棄去，而那種畫報，必珍藏之，或訂成一冊，以供瀏覽。因此之故，新聞報的生涯，便日增月盛了。

但是那種報紙，陳陳相因，總是那一種老套。排比之法，第一是上諭，宮門抄。第二是論說，論說有一定字數，不太長，也不太短。第三便是北京新聞。第四便是各省新聞。第五便是本埠新聞。一切都完了。外國新聞照例是沒有的，偶或有之，人家也不要看，中國人只要看中國新聞，外國新聞就是那些人名地名，瑣格魯多，誰弄得清楚呢？申新兩報偶也有附張，他們的附張，專載內外臣工普通的奏摺，這種奏摺，大概半個月前，就可以排好應用的。

那時的告白，也分論前，論後，長行，短行數種。告白的價格，登一天者最貴，三天者次之，一星期者又次之，一月者又次之，若登長年，可以面議。至於戲館中登告白，向不出資，非但不出資，而且要倒貼他們若干鈔票與遞送之費。因爲當時有許多人，即住在上海，也向不閱報。惟今天晚上，要請客看戲，便吩咐下人道：『今天晚上是什麼戲，去買張報來看看。』爲了因看戲而買報，於是覺得報紙上就少不得戲館告白了。以前北京來的戲子，也瞧不起報館中人，以爲他們都是內廷供奉之流，而報館記者，大半是斯文敗類罷了。（按斯文敗類四字，曾見之於前清諭旨。）

我自出學塾門以後，也依然歡喜閱報，然無力定閱，只是零購而已。好在其時申報，新聞報，在蘇州都設立分館，而那時交通也漸便利，鐵路雖未通，已有了小火輪，不過仍只能看隔天的報。但蘇州人看報的風氣漸開，上海所出的報，銷數除本埠以外，要算蘇州是最多的了。我記得申報，新聞報，在蘇州銷數最多的一天，便是江南鄉試中式舉人的題名錄，在報上登載的一天。

卅年前上海灘

以 來 積 收 到 先 後 爲 次

那一天，申報，新聞報分館的門前，人山人海，貢院前看放榜，也不過如此，甚至至於將分館玻璃窗擠破。因爲每次鄉試，蘇府中人，總有二三十人中式咧。

我的從小就有新聞慾，上面已經說過了。我的第一次踏進新聞界，却是歷史上很有名的蘇報。蘇報的規模是小極了，在河南路借了一間房子，前面半間是主筆房，連發行部，廣告部，都設在內。後面半間是排字房，機器房。因爲房子是沿街的，所以馬路上的行人，從玻璃窗裏一目了然，可以看得見主筆房。總編輯兼總經理的陳虬庵先生，和他的公子相對坐，這便是他們編輯部的全部人馬了。蘇報上有一欄文藝欄，偶然也登載些詩詞之類。那時上海這些洋淫派才子，有所謂海上詩社者，出了一個詩題，或是詩鐘之類，評定甲乙，給付獎金，但須領取他的稿紙，給以代價，并有藉以獲利的。我從小便喜歡東塗西抹，偶亦從事於此，附載於蘇報上的某詩社，忽然請我檢定他們收集的稿子，我因此踏進了報館的門，得識了陳虬庵先生。

那時候，正是戊戌政變以後，庚子拳變之前，時局震蕩得厲害。青年志士，奮起活躍，革命暗潮，推進愈急。上海南洋公學鬧風潮，學生們自行組織了愛國學社。可是上海的言論機關，黯然無色，因爲申報，新聞報，都是外國人創辦的，受外國人的支配，他們都持着持重態度。蘇報是窮得很，他們銷數也有限，陳虬庵也主張急進的。於是當時的一班維新黨，羣趨於蘇報。我有好幾位朋友，都是愛國學社裏的學生，他們常在蘇報寫文章。凡是屬滿清政府的文章，一例歡迎，但是一概義稿，並沒有稿費。所以常常到了夜裏，新聞稿都發全了，還沒有論說。（當時報上每天要一篇論說。）我於是常常被他們拉夫，文不求工，「抓在籃裏就是菜」，只要罵得痛快，便是使人擊節的好文章。

拳亂事起，吾祖母愛孫心切，恐怕我闖禍，屢電催歸。於是我在家里，開門授徒，做了一個學究先生，鬱鬱非所願。其時南京設立高等學堂，合肥蒯禮卿先生主其事，同學少年，皆往就學，而我爲家境所迫，不能往。我摯友戴夢鶴譜弟，力薦我於蒯公，我遂往金陵，晉謁蒯禮卿先生。蒯爲江蘇候補道，朋輩中呼之爲蒯風子，然而學問殊淵博。我在其家中，看了不少書，名爲辦

冊 年 前 上 海 灘

以 來 稿 收 到 先 後 爲 次

筆墨，實則看書而已。後來他因爲辦金粟齋譯書處，我又到了上海。

此次到上海，得識了許多名流，如章太炎，蔡鶴廬，吳彥復，吳稚暉等諸先生。而在報界中，得識了中外日報之汪穠卿，頌閣兩昆仲，以及蔡浩吾先生等。中外日報，新聞界革新的先鋒也，我今將中外日報有以異於當日的新聞界者，述之如下：

第一，申報，新聞報，向來都用有光紙一面印，自從中外日報出版，方始用現在的白報紙兩面印。其時上海的西文報，已有用兩面印者，而申報新聞報，則牢不可破，中外日報却首創改革之。第二，申報新聞報之論說與新聞，均排長行，一直到底，自從中外日報出版，始用短行，報紙遂分爲數欄數段，使閱者醒目。第三，申報，新聞報，從前皆無專電，這個專電之制，也是由中外日報所創始的。這不能不算新聞紙於紙面上一大改革，雖然這不過是形式，然而足使讀者爲之耳目一新，精神一振。

中外日報的主任，是杭州汪頌閣先生，其人兩耳重聽，我們背後呼之爲汪聾聾。但辦報極有精神，而且爲人也剛正誠摯。以上所說的三種改革，都是他的主張。當時上海的報紙，並沒有什麼專電，政府裏並沒有規定什麼新聞電報章程，他們蔽聰塞明，最好政府裏所做的事，不使民間聞知。頌閣先生爲獎勵專電起見，無論北京訪員，各省訪員，能打一專電來的，除館薪以外，每條專電，特獎銀二元。於是由他開了風氣，以後各報都有了自己的專電，直到了新聞被統制爲止。

從前在報館裏當新聞記者，真寫意極了。雖然薪水比較的薄，一位總主筆，每月大洋四十元，其他的，每月不過二十餘元。然而在當日一位文人，每月有四十元，儘足敷用。說起來，在現今後起之秀的新聞記者，要不信此話，目爲笑談者。却是當時在吃夜飯以前，便看好大樣。吃過夜飯以後，便看戲的看戲，聽書的聽書，打茶圍的打茶圍，出外游玩去了。

就是因爲從前沒有專電，沒有國外國內通信社的電報，所有新聞，只靠了幾位訪員。因此在夕陽西下時，便可以齊稿，齊稿以後，即有新聞，也須要明天排進去了。提起了訪員，大別之爲

卅年前上海灘

以來的舊報收到先後來

外埠訪員，與本埠訪員，薪水極薄。外埠訪員，也不過蘇州、南京、杭州、漢口等處，約定幾個訪員，報告些社會新聞。本埠訪員，只不過在會審公廨鈔幾條訴訟新聞，其餘便是火災，盜案而已。其中也分法租界，美租界，（當時蘇州河以北，曰美租界。）南市等數處，而新聞則幾家一律，報館每月只酬以數元而已。

國外新聞，中國報紙向不注意，雖然申報，新聞報的創始，是英美人的資本。不過關於國外大事，却取材於西文報。那時上海已有所謂字林西報等等，而英國的路透電，也已發行。然而華文報向不定路透電，或轉譯之於西報。聞當初申報館譯西文者爲顏駿人先生，薪水每月八十元。較總主筆且倍之，（中外日報西文翻譯，我記得是溫宗堯先生。）人每羨識西文的人，可以蒙優待咧。不過到了新聞擠時，往往將國外新聞刪去，可見國人心理，總是尊內而攘外呀。

此當爲新聞界之革創時代，及我正式入新聞界，那時已粗有規模了。我以狄平子先生之招，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入時報館。其時的時報，在新聞界中如異軍突起，一洗向者凡庸之習。我在沒有入時報館之前，便喜歡閱時報，差不多從時報出版第一天起，一直到進時報館爲止，我沒有一天間斷過。我是時報忠實的讀者，所以後來也就服務於時報。

就上海已往的報紙而言：申報是開創的，新聞報是守成的，中外日報是變法的，時報是革命的。如今申報，新聞報，在名義上尙延緒弗墜，而中外日報與時報，則音容已渺。尤其是時報，好像是一件珍物，在一個頑童玩弄中失去了。既然是說它是革命的，我們只能說：『革命尙未成功，』希望有人繼續於將來吧。（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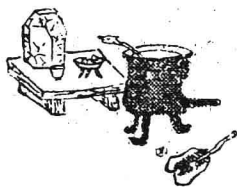


三十年前上海的摩登女子

黎柏忠

卅年前上海灘

以後來收穫先到後爲次



上海行

烟
粉

三十年前的事物，從現在看來，當然差得很大，有的進步，有的退化，三十年爲一世，可見實在是很長久。當時呱呱墮地的一個小孩子，現在已在社會上做中心人物了。當時花也似的摩登女子，現在都是五十歲左右的人物，差不多要變成吃素燒香的老太太了。三十年真是可怕的光陰啊！

記得三十年前，上海有幾個標準摩登女子，她們的一舉一動，都能引人注意，她們創造出來的異樣服裝，一忽兒就會成全上海的流行品。這幾個摩登女子，人家往往不呼她姓名，都呼她綽號，這綽號也很特別，都是兩個重複的羅馬字，如FF，SS，AA等，當時多流行這種稱謂，後來就沒有這種習慣了。

FF，乃FOREIGN FASHION的縮寫，此人即殷明珠，吳江人，乳名龍官，肖龍，所以今年有五十三歲。她後來因着爲電影明星，便與但杜宇結婚，現在是七個小孩子的母親了。聽說近來她死了一個兒子，悲傷的結果，投入宗教的懷抱中去了。

SS，乃SHANGHAI STAR之意，此人姓袁，她的芳名，記不起來了。後來聽說她到北方去，採賣笑生涯，結果，嫁得一位北方的名人顏世清，此外，沒有什麼消息了。

AA二字，不知出於何典？她本名傅文豪，也進過電影界，在上海公司主演過古井重波記，後來也就退隱了。

總而言之：這三個當時的摩登美人，現在面孔上都有皺紋，頭髮漸漸的會花白了。現在上海最摩登的女子，再過三十年，也逃不了這種景象罷？三十年，真是可怕的光陰！

卅年前上海灘

以 來 猶 收 到 先 後 爲 大

我是鄉下人，以前難得到上海，記得處女行是在民國二年的正月，到鐵道協會投考南京的民國大學，明年的八月，我在一個小市集上當小學教師，那位校長趙省身先生，時常聽到他的從北京大學回來的公子漢威兄說起北京的四大名旦，尤其稱揚梅蘭芳博士的演戲藝術。這時候梅博士到了上海天蟾舞臺，省身先生從時報上見到戲目，便喜不自勝約我去觀光一番。我對於戲劇雖然一竅不通，但是這位數一數二的名角，失之交臂，未免可惜。因此表示同意，就在決定後一天動身。

午前趁輪船到蘇州，趕到火車站，當天只有四等車還沒有過，計算到上海，還來得及看當夜的戲，便不惜紆尊降貴，費了四毛錢，擠入廬裏着短衣羣的車廂裏去。當然已無虛座，只好借着一衣包物袋，暫時坐坐。到了上海，定了旅館，喫飽了肚皮，就到天蟾舞臺，戲票好像一元兩毛錢。那夜有王鳳卿的文昭關，唱得並不怎樣實力。梅博士唱的是宇宙鋒，我聽不出唱詞，省身先生是懂得一些劇情的，經他的約略講述以後，纔知道這是一齣有唱有做的好戲。唱的部分，既宛轉，又圓潤，記得白樂天的琵琶行，有「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聲水下難。」的兩句，把他來形容比擬，最切合沒有了。做的部分，有時笑，有時哭，有時苦，有時怒，種種情感，心理，表現得恰到好处。有許多人沒注意戲目上有代演裴鳳字樣，在未上金殿以前，紛紛離座，我們當時也沒有注意，但是爲了「人間難得幾回聞」，一定要聽到他唱完最後的一個字，方肯還去。所以瞧見第一排上已有空位，兩人便走過去補了缺。這時候梅博士唱得更够味，做得更可愛，在假裝的瘋態裏，流露出哀怨的情緒來，借着瘋病而盡其嬉笑怒罵之致。好像畫龍點睛，在這最後的一場，方是最精采的神來之筆。我們在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時，欣然而返旅館。

爲了那天是禮拜六，要不荒教務，非得禮拜天還去不可。我們已經嘗鼎一臠，不妨像王子猷剡溪討戴，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一回計算食宿舟車所費和戲資，化不到十塊錢，最經濟沒有了。我還寫了一篇十足外行的劇評，寄給包天笑先生，登在時報的餘興欄，得到有正書局書券一元五毛錢，比省身先生多一點「回力」。後來有人編「梅蘭芳」專集，把這劇評轉載過去，更是